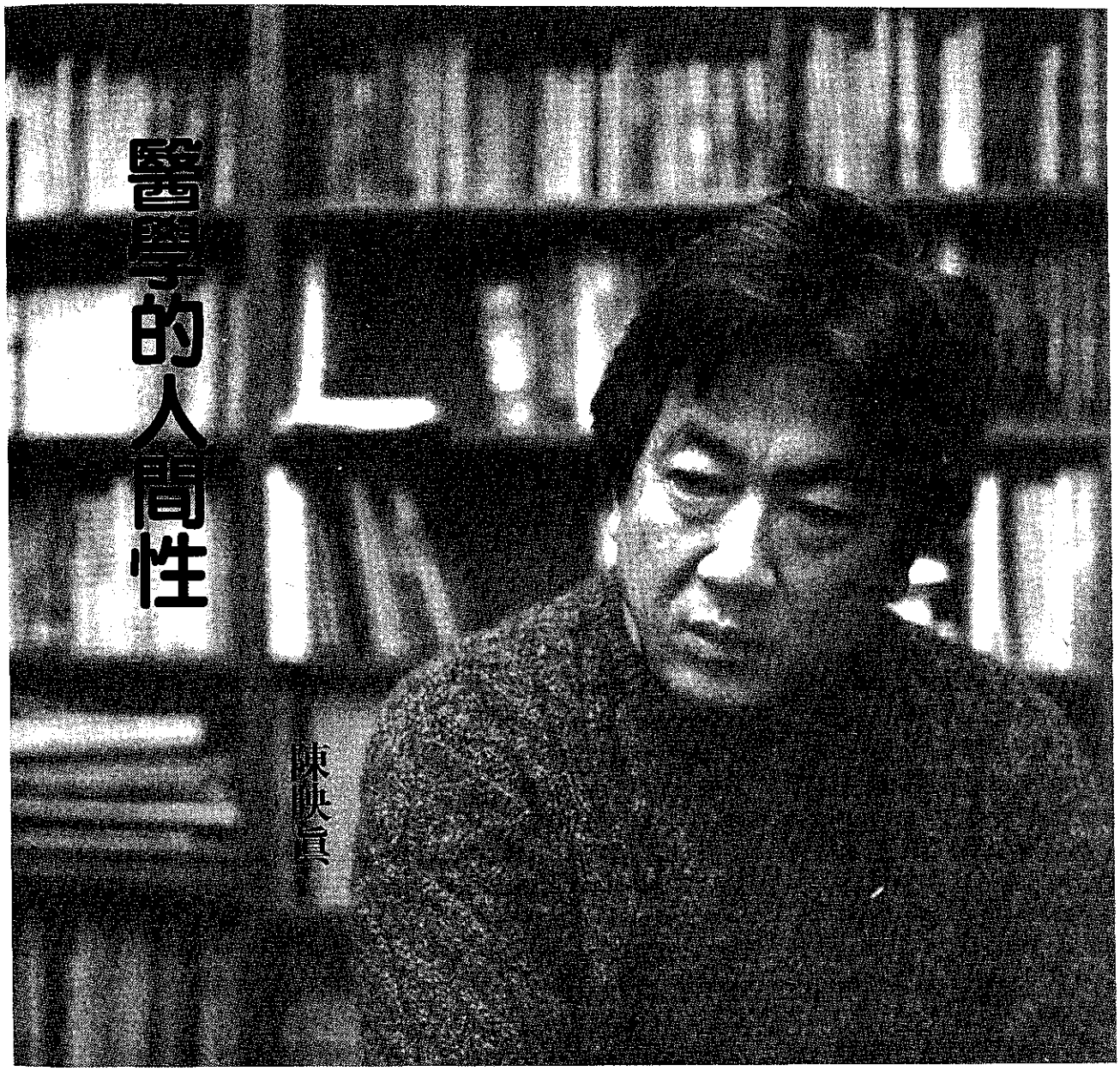


醫學的人間性

陳映宣

在古希臘有位非常出名的醫學之神，在那有一段著名的誓言；就是希臘的醫學始祖西波克拉提斯對醫學之神的宣誓詞語。從此可看出西歐將醫學視作一種職業，一個工作的倫理觀念；西方很早以前便有這段宣誓詞語，充份表現歐洲對醫學所持最原始的道德倫理和職業尊嚴的態度。

誓言以禱告爲開頭，對醫學有關的衆神呼求；接著便是誓言的本體，總共有五部份。第一部份內容是：「對於傳授醫學技術給我的人，我要善盡孝養終年之道，奉他爲我一生的宗師；對於我所要傳授之人，我也不計一切代價，不收取任何報酬，毫不保留的善盡教授之責；把醫學傳給生命裡對醫學有負担、願意把醫學當作終身工作去奉獻之人；」第二部份是：「我要盡可能善用食療治法，（我想人類一直相信自然萬物相剋相生的道理，用自然的方式，吃某些食物來治某些病。）對我的病人謀福利，一定不會對病人做出不利的食療治法；」第三部份說：「我要以清靜虔誠的態度跟我的醫術度過一生，也就是我的一生都要過著非常淡泊，抱著虔誠態度來行醫；」第四部份是：「我絕不對病人施行手術，（因當時手術有另一批人在執行。）」最後一部份說：「我的一切顧念都以病人爲主，所有醫療行爲都先將病人列入考慮；決不給予危害病人性命的有毒藥物。在我施行醫療時，不分階級、性別、貴賤

，都有相同的醫療，而且不對病人身體做任何羞恥。在醫療過程中對病人的一切要保守秘密。我切實要遵守以上所言，享有良醫的名譽，否則有的名譽會受到最大的咀咒。」這些就是誓言的大概內容。爲什麼在此，我要以西波克拉提斯在醫神之前的誓言，作爲今天的開場白？可能是在我們今日醫學教育裡缺乏醫學人文和醫學倫理的重要涵養吧。

在人類的社會裡，醫學有好長一段時期受到人民的尊敬愛戴，代表一種慈愛和溫和的偶像。又溫慈、又有了解的能力，具有慈善、和藹、博愛的精神。我記得在我小時候，如果有人請客，醫生一定被請到最重要席位上，跟警察局局長和地方議員都受到尊敬。在那時醫生有所謂出診，時常半夜三更有人來敲門請醫生去看病；有時走路去，比較有錢的便僱人力車帶去。現在長大想到這種出診是一種非常有人倫意義的醫療行爲。我在想像當這位醫生跟著愁眉苦臉的家屬，在三更半夜寒冷的夜裡出去，他便慢慢地知道這病人住在那裡，可以馬上知道病人家裡的經濟狀況、社會條件。因爲醫療是人對人之間的關係，不像目前醫生只把病人當作一有機體，裏面有各種細菌和毛病要靠他來治療。像這樣的醫療變化，在今天有非常大的變遷。所以我今天所要講的醫學人間性，先從幾千年前希臘最古典的醫學倫理來看今天的醫學，反省檢討今天的醫療制度。

你們將來都要成爲醫生或醫學有關的工作，用人文方面的看法是眞正的要照顧到人的生死病殘；生命、死亡、疾病、殘廢這是人生一種非常具有哲學性的遭遇。你們的職業是凝視著人的一生所會遭遇的生死病殘，並去對待它、看待它、研究它，還要去減輕生死病殘所帶來各種問題的職業。這樣的職業在人類各式各樣職業之中，可說是一種非常非常特殊和獨特的；而它工作的獨特性來自於所面對的問題是跟人的生命、人的一生的意義、人短短幾十年在世界地球上所發生極重要的、極爲嚴肅的、而且在有的時候有重大危機的生死病殘，這四種人生最大的危機。可是到今日醫學有愈來愈快的發展進步，西方已有很多的醫學家開始從人文的觀點批評反省現代的醫學，我今天晚上所要介紹的是我所知道的非常有限的範圍內，西方的一些前進的醫學家或者前進的醫學思想家，對於現代醫療的反省和省思。我想特別是由人文角度做成的反省，對於你們個個如此年輕，處理別人的一生中的生死病殘爲工作職志的年輕人，我想應該有一些參考的價值。

第一個是現在被談論最多的，醫療被作爲商品的科學。在醫學史上，以前醫學是和宗教在一起，醫學和慈善在一起，醫學有一陣時期是和哲學在一起的；可是目前隨著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整個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醫學不可避免的成爲愈來愈帶有深刻的商品性。在過去，我們中國的傳統醫療，和病人的醫學關係與今天現代醫學和病人的關係不一樣，也許在理論上不一定成立，例如陰陽、五行跟醫學合起來看。論及陰陽五行和醫學合起來看，也許有一大部份是



無稽的，可是它最重要的精神是把醫學和哲學一起來思考，而此可能是它的短處，也可能是它的長處。至今日醫學純粹成爲赤裸裸的追求利潤的商品，與過去醫學長時間來和宗教、慈惠跟哲學互相在一起的情況相比較下，就有一種很愼重的鄉愁。

在今天現代經濟裡面，有一個最大特色就是商品經濟。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有很多特點，而千條萬條其一最顯著的特點是社會基礎結構建立在商品上。換句話說，今天的各式各樣的、成山成海的商品是目前經濟社會的最原初的基本單位；就好像細胞是人的最基本單位一樣。大量的商品化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特色，因此醫學也帶著濃厚的商品性格。可是我剛才提過，醫療是對待人的生死病殘的一種科學和工作。在人生之中生死病殘是不論貧富貴賤都會遇到的問題。如果今天我沒有車子開，有很多方法可解決，坐公車、坐計程車。可是一但碰到生死病殘的時候，不能說只有富人可以看醫生，只有富人可買藥吃，這是不行的。因爲醫療具有特殊的性質，如果成爲商品，我們知道在商品和人之間中介的主要因素便是價錢。醫療跟一切商品一樣都有個價格，而且愈貴重愈有價值的醫療商品愈貴。由於價錢中介的結果，只有很富有的人才能得到先進尖端的醫療服務。當然在資本主義發展得非常好的時候，例如美國、日本的資本主義已跨出國界在全世界擴張，國內的收入很高，國家利用稅收施行醫療保險，國民可以得到較便宜的服務，因爲國家用稅支付醫療的費用。然而隨著景氣衰退，發展國家的社會福利也會減少，不過一般而言，整個西方國家存在著兩個共同現象；一個是尖端進步的醫療，一個是極爲落後的醫療，兩者同時並存。如果在全面的醫學落後環境裏，這些情況是被理解的。可是由醫療商品化造成的結果，一是促進醫療發展，帶來各種先進的醫療儀器和藥品；然而另一是愈尖端的儀器和藥品愈昂貴



，以致大部份人卻無法接受最新的醫療服務。這正是中間中介著高昂價格的原因。

談到醫療商品化帶來的問題可分爲幾點：

第一是階級的差別：有錢的人可以得到最好或過量好的醫療服務，沒有錢的階級就得不到現代醫療的福址。

第二是地理的差異：因爲醫療成爲商品，便須在好的市場裡賣，也就是在注重衞生、注重醫療、收入高、知識水準高的城市；所以在資本主義國家都有「無醫村」，即鄉下沒有醫生的難題。在鄉下人們出不起醫療費，成爲商品的醫療也不會到鄉下去。此地理的差異有二意義，一是國內的城鄉醫療不平均；從全世界的立場看則是先進國家醫療比較發達，反之在遼闊的第三世界，卻充滿了流行疾病和衞生不良，所以從全球看來醫療不平均的現象更顯著。一方面是醫療分配不平均的程度到驚人的地步，而且不見得能改善；另方面是醫療的過剩浪費，這些全都是因醫療在整個資本主義體系下，帶來的嚴重問題。

再來，我們談一談製藥資本跟醫療的關係，在此我講一點你們都熟悉的故事。在醫學史或醫藥史上有一個偉大的人。就是巴斯德，使用已無活力的細菌進入人體，培養對比無活力的細菌的抗體，增加對有活力細菌的抵抗力。這種醫學基本上還是以人體原有的機能爲主，將人原來有的機能加強而已。此和前西波克拉提斯所說一樣，人有很長一段時間相信人體具有極爲奧妙且自己還不能充份解釋的治癒力量。而醫學有一段時期便在助長這種治癒力，有人靜坐、有人喝白開水、有人用饑餓療法。這類傳統方法並非誰發明，而是經幾千年來經驗的積累所得的經驗醫學，雖然未成爲理論，可是基本上爲尊重人體原有的治癒力，用科學方式幫助治癒的力量成爲增進。另一則發展出抗生素，完全成爲化學療法，利用化合物即化學物質直接破壞細菌的組織，此和巴斯德的路線完全不一樣。這種路線的發展，不能不說是受到製藥資本很大的影響，所以整個醫學便轉向藥物治療和化學治療的路上。換一種方式說，就是醫學原來有機會至少跟藥物治療和化學治療同樣的機會發展研究人體的治癒力；可是這條路被阻礙了，因爲化學藥物的開發對於製藥資本有很大的利潤，所以藥物的治療從過去的由大自然裡食物的療法或者生藥的療法，轉變成化學的治療，即從自然物質利用人工合成的方法製成化學藥品。

我們知道抗生素的發展非常快速，我個人曾經在外國的製藥公司工作過一段時期，所以對這方面也有一些常識。自從盤尼西林開始，有很多抗生素被發現，經過人工合成的大量生產，每一種抗生素的出現都帶來非常大的利潤。但是因爲對於食物和醫藥管制的方法遠遠跟不上藥物的發展，也許這些問題在先進國家比較好，譬如美國的ＮＤＡ，如果能在ＮＤＡ得到許可的藥，在全世界都通行無阻且得到大家的信賴，因爲ＮＤＡ對食物藥物的檢驗的確非常嚴格。可是他還有一個漏洞就是送到ＮＤＡ的藥物檢驗要花五～六年的時間，當然製藥資本對此無法等待，便先拿到衞生醫療比較不發達的國家，把這些國家的人民當作白老鼠使用，得到很多使用報告再回去修正，終於在美國方面通過了檢驗，再行銷全世界，這種情況便造成了藥物的濫用。抗生素的濫用會造成嚴重的後果，你們應該知道抗生素不只殺有害的細菌，在人體有很多細菌層的平衡會遭到抗生素的破壞，引起消化分解的不良。而且細菌平衡破壞後，會造成某一單獨的細菌會過度的成長，對人體有很多的害處。這都是製藥業的資本對整個醫學醫療的影響，也是醫學商品化所帶來的利弊。

在醫療商品化影響整個醫學體制的是醫院的資本。醫院的資本第一會增加不必要的檢查，使病人的負担增加。第二個問題在西方檢討得最多就是不必要的開刀。第三便是有些醫院強調用企業管理的方式經營，以單位

時間內醫生看病的人數來決定醫生的薪資，直接影響到病人和醫生之間的關係和醫療服務的品質。

因爲醫藥是商品，爲了賺錢就比較不能遵守傳統的醫學倫理。如毒品的販賣、墮胎、變性手術，都是因爲有利可圖所產生的流弊。此外醫療商品化後，基礎醫學的萎縮，特別是在第三世界國家基礎醫學的萎縮帶來國家很深重的影響。在西方先進國家，因爲有大資本和國家支持大的研究機構的情況下，有很好的待遇可以進行基礎醫學的研究，所以一直在醫學上居於領先的地位。在落後國家基礎醫學最沒有回報性，因此在台灣從事基礎醫學工作者寥寥無幾，雖然非常受到尊敬。

除了這些問題外，一些西方醫學思想家所關心的是體制化的醫學。因爲認爲專業化的訓練人才能保障醫療人員的優秀性和專業性，而且處理的是生死病殘，絕不能馬虎。醫學面對的是生命，所以一位醫生要受最好的、最專業、最精要的訓練，才能勝任。現在此說法受到懷疑，他們認爲這種說法是醫學獨佔的根源，就是知識和語言的獨佔。醫學因爲專業的研究，和所有科學一般，造成科技知識語言的獨裁。此並非全面否定醫學專業訓練的必要，而說會造成某程度的獨裁。以至於最簡單的護理工作也須要專業訓練。工作的獨佔，帶來了醫學職業的超額利潤，他們認爲醫療面對著人的生死病殘的問題，不應提高其利潤和價錢。

另外就是民族醫學的建設，首先須正確對待自己民族傳統的醫學，並非迷信醫學。而是用新的醫學方法，用不同角度重新檢討，將祖國的經驗醫學變成理論的醫學。也就是使用共同的醫學語言，可以積累、可以傳播、可以傳授、可以討論，讓民族的傳統醫學也能成爲理論的醫學。

談到醫學的依賴性，所有的第三世界的醫學都是從先進國家和殖民者來的。最先來的並非爲了當地醫學的進步，而是爲了衛生的問題。在台灣大學最先的醫學部門便是熱帶醫學，爲的就是日本人從寒帶到了台灣熱帶地區對環境的適應的問題而展開的，所以醫學在第三世界整個發展過程都和西方不同。加上受到西方殖民者教導，因此在教育上的依賴性很大。台灣到目前的教科書仍是美國老大哥的醫學教科書，他們的書是爲了自己具體的需要，集結了醫學的智慧要傳授給下一代，來解決他們自己面臨的問題，並非解決我們的問題，因此須反省並擺脫醫學的依賴性。在此我並不是否認西方醫療對中國的貢獻，但是從長遠的目標和各國的醫療發展來看，第三世界醫學教育依賴的問題要解決。即須從速建立自己的醫學，以自己的語言和需要來寫教科書，把自己最迫切的醫療傳授給新一代的工作者。此外醫學思想和制度上的依賴與醫學語言及研究題目的依賴，這些依賴形成醫學的進展並不是自己國家所迫切等待解決的衛生、疾病和醫療等問題。



最後我所要講的是醫者的人文條件。我們回憶開頭所講西波克拉提斯所說的敬師，但現在醫學互相競爭，過去古典的同行之間的親密感情，近乎宗教的感情消失了。我的意思是說現在醫學的師生和師兄弟的關係已沒有古典的同門之下的親愛團結互相尊重的情況。再來談到食療養生的問題，這是我個人的想法，就是人類的治癒力量受到抑制，走向化學治療的道路。其次是不做手術，這自然有其特殊的標準，不過在此可解說爲不做不必要的手術。還有一切的顧念都是爲了病人，此在醫療商品化後，受到很嚴重的威脅。從這些和西波克拉提斯對醫學之神的宣誓內容可以看到這些問題。一位醫生他不應只是會看病、治療，能開業賺大錢的人，他必須是一個有所懷抱的人，不論是對人、對生活、對社會、對世界各方面。縱然有這種懷抱的人並非都會成名醫，但至少他會是一位好醫生，尤其醫生面對著是人的生命。我想特別是在台灣，不只是醫學系，其他的科系對人文的教育也非常稀少。所以在今天我所說的重點並不是這些例子，而是一個精神—做爲一醫學生應有更開闊的人文基礎—這點才是我的要點。